

战争与和平

(上)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Лев Толстой WORKS

插图珍藏版

漓江出版社

战 争 与 和 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插 图 珍 藏 版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列夫·托尔斯泰著;乔振绪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1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ISBN 978-7-5407-6619-1

I. ①战… II. ①列… ②乔…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688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47 字数:1024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0.00 元(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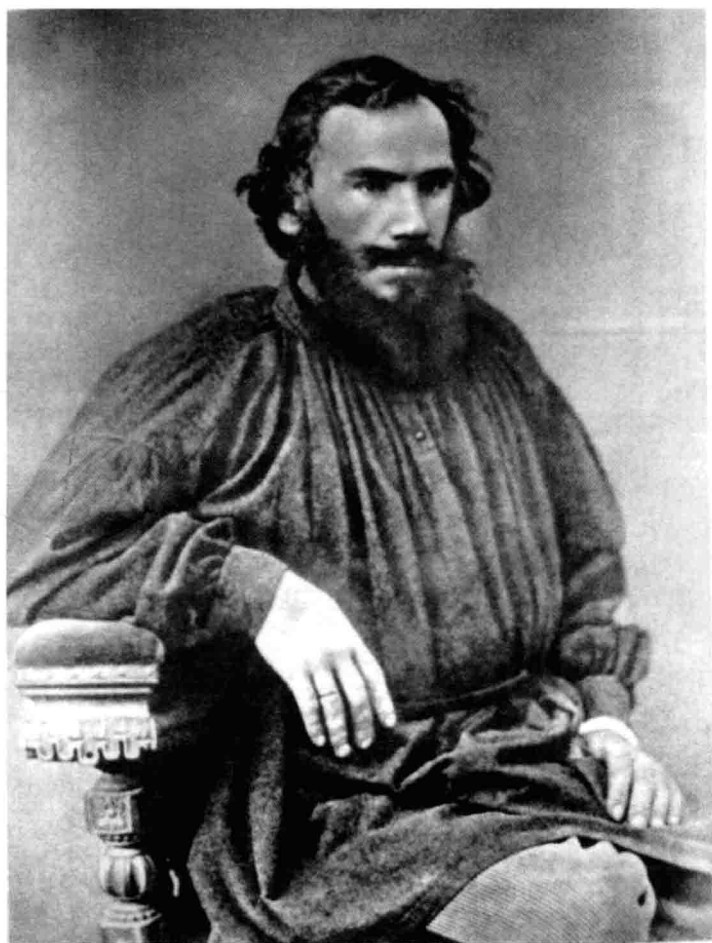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出版说明

去年夏天以来,我社的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出版 60 余种,读书界给与了很多好评和鼓励。为了进一步出好这套书,我们对原来的编辑思路略作了调整,侧重遴选更具有长久阅读品质的作品与中译本较为稀少的作品,同时对开本和印装也作了改变。当然,我们期待中国读者对这套书有一个新鲜的发现与体验,尤其是那些较为稀缺的译本能够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但不能保证所有的工作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坚持“最好的作品,最好的译文,最好的阅读”的理想仍然没有改变。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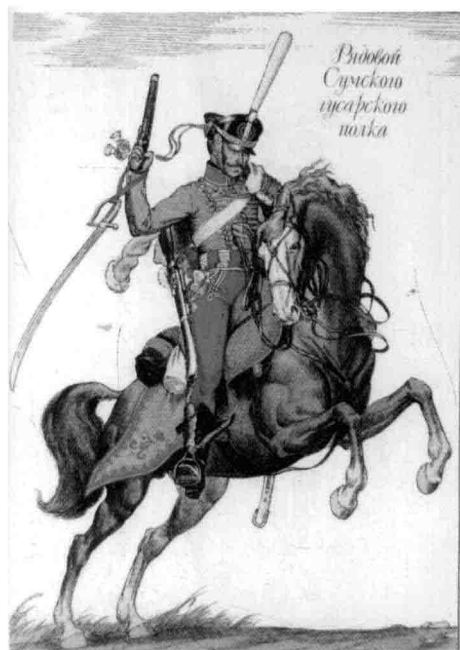


创作《战争与和平》时的托尔斯泰

В Копенгаген. Но так уж это было
наше, но было симпатично иному десерт,
но еще есть кое-что новое, но берите
на компани, во главе, и оно будет
уже симпатично неким исправлениям
та.

В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и смотрю на истинны
вещи, которые случаются и при дворе
и в город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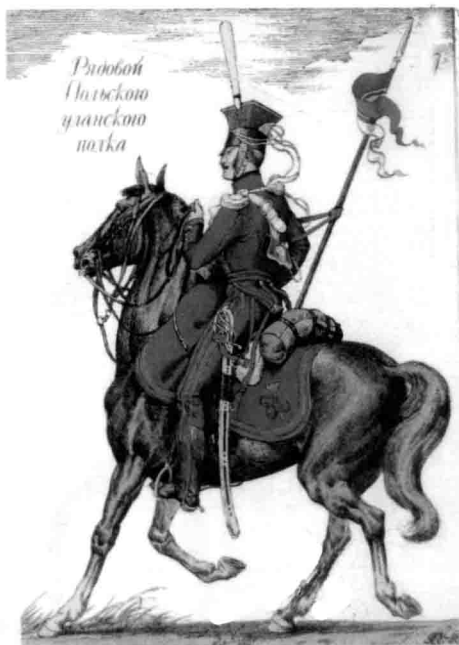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骠骑兵团士兵



胸甲骑兵团士兵



枪骑兵团士兵



龙骑兵团号手

作家·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中洋溢着时代的气息,这部作品以高超的技艺描述了本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

《战争与和平》使我们能够更直接、更准确地了解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罗斯的生活,这会胜过读几百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著作。

——屠格涅夫

《战争与和平》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有一次,我去看列宁,看见他桌子上放着一本《战争与和平》。他说:“是啊,是托尔斯泰,我想读一读他描写打猎的那个场面……”他接着说:“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啊!……这才是艺术家呢……你知道吗,在这位伯爵以前,文学作品里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农民。”

——高尔基《列宁》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

——罗曼·罗兰

倘若要我指出一本小说,可以给它贴上“古今最伟大的著作”这样标签的话,那我首先要推《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巧妙地同时应付两大题材,仿佛一个技艺高超的马戏团骑手竟能同时骑两匹马一样……

——高尔斯华绥

《战争与和平》通常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两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不列颠百科全书》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它的场面广阔、人物众多,不但以前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写,是当之无愧的“史诗”。

——毛姆

一个文艺家,除了诗意以外,应该十分确切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依我看,我们只有一位作家精于此道,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只有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才能足够强大,不容易被他人和环境熏染、裹挟,接受错误的生命观而不能自拔。

——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小说

刘文飞

纳博科夫在美国的大学里曾这样给他的学生们讲解俄国文学：他拉上窗帘，关闭所有灯光，然后打开教室屋顶中间的灯，说“这是普希金”；他打开左侧的灯，说“这是果戈理”；他再打开右侧的灯，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冲到窗前，一把扯开窗帘，指着从窗口倾泻进来的灿烂阳光，大声地说道：“这就是托尔斯泰！”

世界文学史上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有史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三个高峰，分别为古希腊罗马文学、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创作被视为 19 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因此也就成了一位屹立于文学峰巅之上的文学巨人。

托尔斯泰于 1828 年 9 月 9 日生于俄国图拉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他幼时便失去父母，在姑妈的监护下长大，接受了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6 岁时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至法律系，但因迷恋社交、迷恋哲学而荒废了学业，终在 1847 年退学，回到划归他所有的他母亲的遗产——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并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1851 年，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去高加索地区服兵役，参加与当地山民的战斗，两年后被提升为准尉。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来到前线塞瓦斯托波尔，在要塞中任炮兵连长，表现十分勇敢。1856 年，他以中尉军衔退役，此后游历西欧诸国。回到自己的庄园后，他先后进行

了一些旨在解放农奴的改革,但因未得到农民的理解而收效甚微。1862年9月,他与莫斯科一位医生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结婚,从此过起恬静、淡泊的庄园式家庭生活。婚后不久,早已开始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打算以十二月党人为对象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不久他却发现,若不对十二月党人的前辈进行研究他便难以理解十二月党人,于是他便将目光投向更远一些的俄国历史,即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经过近6年潜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终于在1869年面世,并获得巨大成功。

但在这之后,托尔斯泰却开始对生活的意义感到怀疑,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感到反感,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世界观转变过程。在《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复活》(1889—1890)以及众多的小说、剧作和文章中,托尔斯泰卓越地表达了他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和批评,宣传了他以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1910年11月10日,对贵族生活深感绝望的80余岁老人托尔斯泰终于决定离家出走。几天后,老人因在旅途中感染肺炎而病逝于梁赞至乌拉尔铁路线上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依据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故园,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片树林中。童年时,托尔斯泰曾与他的哥哥一同在这片树林中寻找传说中那根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绿魔杖”。如今,走进这座已辟为博物馆的托尔斯泰庄园,沿着幽静的林中小径,可以一直走到托尔斯泰的墓前。托尔斯泰的墓上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只有一片萋萋的芳草,然而,这里却无疑是俄国文学的一处圣地,俄国文化的一座丰碑。

在俄国这样一个以“文学中心主义”现象著称的国度里,人们崇尚文学,崇拜作家。若论被“神化”的程度,普希金恐怕无人能及,他早已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图腾;以深刻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乃至全人类性格中复杂的“双重人格”而见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已逐渐赢得可与托尔斯泰并列的文学地位;而就其创作影响悠远的“现代感”而言,契诃夫时而会让我们感觉到,他有比托尔斯泰更

为亲切、更加自然的一面。20 世纪的俄国文学,又相继造出了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甚至布罗茨基等“新神”。然而直到今天,在所有这些“伟大的”俄国作家中,“最伟大的”桂冠却非托尔斯泰莫属。托尔斯泰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文学创作的规模和成就,风格和影响,更在于他身体力行的存在方式和作用于现实的思想力量。

托尔斯泰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其全集洋洋百余卷,仅就作品的数量而言俄国作家中就鲜有能与托尔斯泰比肩者。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者当属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在这三部小说中,人们在论及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及其悲剧命运时提及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世界观时关注最多的则是《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借助爱情故事和复杂的心理刻画构成一部杰出的家庭小说和社会小说,《复活》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探索构成一部杰出的道德小说和教谕小说。但就由众多的人物、广阔的画面、厚重的笔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等构成的磅礴的史诗氛围而言,后两部小说仍不及《战争与和平》。提起作为一位作家、作为一位长篇史诗作者的托尔斯泰,人们首先想到、首先阅读的恐怕还是他的《战争与和平》;无论是在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中,还是在所有俄国小说,乃至世界所有小说中,若要挑选出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们往往还是会首先提及《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仅从小说的题目来看,这就是一部史诗。自人类出现以来,战争与和平便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如同生与死、爱与恨之于个人生活。托尔斯泰的小说广泛地描绘了自 1805 年至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这里的“战争”,是指 1805—1812 年间俄国与法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事,直到库图佐夫最终击溃拿破仑;这里的“和平”,是指这段时间里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从贵族阶级的舞会、出猎和爱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生活和农民的日常劳动。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又长期生活在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他写起这一阶层的生活、刻画这一阶层人士的心理来,自然是得

心应手；他刻意接近下层人民，主动地去体验平民的生活方式，这使他又具有了一般贵族所没有的对人民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托尔斯泰长期在军中服役，并担任过下级军官，他因之能生动地写出战场上的细节，也比别人对战争及其意义和性质有着更深的理解。可以说，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和平”，托尔斯泰在写作这部巨著前都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体验。

《战争与和平》可以被视为托尔斯泰此前所有创作的集大成者。在写作《战争与和平》之前即已创作出的、并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就可以分别被视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方面生活体验的结晶，是史诗《战争与和平》的铺垫。《战争与和平》中关于家庭和爱情之温情脉脉的诗意描写，是他自传体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氛围的延续；将战争表现为一种非浪漫主义的残酷现实，同时又着力刻画、渲染俄国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之壮美，这一面对战争的文学态度我们曾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有所目睹。此外，托尔斯泰在《两个骠骑兵》、《哥萨克》等作品中体现出的对“自然人”的赞美；又被他投射在娜塔莎、卡拉塔耶夫等人的身上；而他在《琉森》、《家庭幸福》等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上流社会和“欧洲文明”的厌恶，他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写到的贵族地主的“改良”试验，在《战争与和平》中均有改头换面的再现。

《战争与和平》以瓦西里、罗斯托夫、博尔孔斯基、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主线，恢弘地反映了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生活。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让他的500余位人物来回穿梭其间，构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作者歌颂了俄罗斯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人民战争的正义和胜利，并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置于战争的特殊时代，通过其言行和心理，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四大家族以及与此四大家族有各种联系的贵族人物，被作者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为趋附宫廷、投机钻营的瓦西里家族，他们漠视祖国的文化，在国难当头时仍沉湎于

寻欢作乐；一类是另外三大家族，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安德烈和皮埃尔，他们是接近人民、在危急关头为国分忧的人物，他们甚至能挺身而出，为祖国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在赞美这一类型的贵族精华的同时，作者也描写了普通人民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普通的官兵在战争中体现出的朴实勇敢、高尚忠诚的品质，与那些身处高位却卑鄙渺小的贵族统治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的大场面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作家在短短的一两个章节中，就能将数万人拼搏的战场描写得有声有色。作家又能在几段看似简单的叙述性文字中，准确地交代出一个个关键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转折过程。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又能深入进多个人物的内心，让客观的历史画面描写与微观的人物心理历程相互媲美。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性格发展合情合理，他的这一艺术手法后来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概括为“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概括出的托尔斯泰的另一杰出的艺术才华，即“道德情感的纯净”，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有突出体现。通过皮埃尔、安德烈等人深刻的内心反省过程，他们似乎能看到托尔斯泰苦苦追求自我灵魂净化的轨迹。与对道德情感的描写相关的，还有托尔斯泰的道德学说，即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是在托尔斯泰晚年最终形成的，但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如博爱、不以暴力抗恶、自我完善等，在《战争与和平》中已有鲜明体现，如作者通过巴兹杰耶夫的形象就宣传了他的勿抗恶思想。《战争与和平》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托尔斯泰本人追求道德完善之过程的再现。

在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中，《战争与和平》构成一个高峰，他之后的创作就某种意义而言均为这部作品之延续。托尔斯泰的许多论者均热衷谈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转变”，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他的创作出现了某种自“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即从战争史诗转向社会小说，从家庭的诗意转向社会的现实，从乐观的英雄主义转向悲观的精神求索，从客观的叙述转向主观的内省，甚至从文学和艺术转向了哲学和宗教。这样的描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吻合托尔斯泰艺术和生活之路

的实际轨迹,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深究的学术问题,这里不便展开论述,但我们能够断言的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转变”均始自《战争与和平》,换句话说,正是《战争与和平》开启了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之后的整个创作探索过程。其实,他后期创作中的诸多因素,无论是爱情悲剧还是社会抨击,无论是道德探索还是精神自省,我们不是都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窥见端倪吗?

在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战争与和平》是第一部具有全欧洲意义的小说。俄国文学史家米爾斯基曾说:“这部作品同等程度地既属于俄国也属于欧洲,这在俄国文学中独一无二。欧洲长篇小说史或许会将这部作品归入国际范畴而非俄国范畴,归入自司汤达至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这是一部由俄国人写作的反映俄国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刚一面世,便令欧洲和全世界的读者感到新奇,人们既津津有味于小说中的人与事,“战争与和平”,历史和沉思,也为小说所体现出的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所倾倒,这样一部小说竟然出自此前在欧洲似乎并不主流的俄国作家之手,更是让人惊讶。在此之前,欧洲当然已经熟知普希金的诗歌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但伟大如《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的横空出世,还是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就是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另一方面,这部作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之高峰的俄国小说,却又最具有全人类性。就内容而言,它不仅是一曲宏伟的俄国贵族的“英雄田园诗”(米爾斯基语),同时它也在抒写整个人类的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就形式而言,它综合性地继承之前欧洲小说的丰厚传统,将长篇史诗这一艺术体裁发展到了极致,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小说家们只好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另辟长篇小说写作的蹊径。正是《战争与和平》在世界文学史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这样一种意义,才使得有人称它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毛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近代的《伊利亚特》”(罗曼·罗兰)。

俄国作家巴别尔曾说:人一生其实不用读太多的书,有个七八本便

足矣；但是，为了找到这七八本最值得读的书，则必须先读完两三千本。在数以千计的俄国文学名著中，《战争与和平》这部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著作，无疑就是我们最该读的那几本书中的一种。

2013年1月18日·京西近山居